

## 友二房纪行

石明

听驴友说,宁波市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——儒雅洋,是一个曾经“耕读传家,儒生雅士辈出”的地方,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原生态的江南旧民居。

挑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日,背上包,走起!一路逶迤,一路竹林苍翠,从青石铺就的古驿道穿过绿色田野,儒雅洋高耸的牌坊散发着浓浓的古意,便呈现在眼前。

穿行在儒雅洋村巷,感受着那份惟有乡间村野才有的悠然和宁静。“儒雅洋友二房 清代”,这块写着象山县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匾闯入眼帘时,不禁为之驻足凝望。

友二房闻名遐迩,来之前查阅资料时,了解到儒雅洋何氏老宅以恭房、友房命名,其中恭房为何涵一系所有,友房为其兄长何源一系所有。何源育有六个儿子,友二房是他第二个儿子的房子,如今虽然青灰色的砖墙经岁月的浸染已微微泛黄,单从门楣上做工精致的砖雕上看,仍能感受到建筑风格上的严谨和考究。

进入友二房的大门,一位老婆婆正在庭院的井边打水,听说我特地跑了十几里路来看老房子,老婆婆很热情地搬来凳子,端上热茶。

老婆婆家姓陈,她今年81岁,老伴已过世,儿子和孙子都住到城里去了,她不愿意去城里,喜欢这里的山清水秀,舍不得老屋,还舍不得院子里这口老井。“老一辈人盖房子的时候,就有那口井了,在全村也算数一数二的了。”阿婆一提起这口井滔滔不绝,“夏天,井水阴凉,用网袋装着西瓜沉入井中,比冰箱里冰的还清凉爽口;冬天,井水冒着热气,打上来的水比自来水暖和多了。”

井不大,井壁上青苔点点,圆润的井圈泛着岁月的苍黄。曾几何时,一院子里的人围井而居,在井边洗脸、刷牙、淘米、洗菜、洗涤衣物……每天的生活在井边开始,也在井边结束。对老人来说,守住了井也就守住了家园。

我一边跟陈家阿婆闲聊着,一边环顾整个院落,月洞门、花格窗、瓦当,古民居中典雅的元素一应俱全。当我端起相机拍摄时,从西侧房走出一位银发齐耳的老太太,跟我说:“原先房梁处还有一组木雕的大象,漂亮着呢,可惜‘文革’时被拆毁了!”

虽然多数已遭破坏,但从幸存的几处仍可看出,雕刻工艺细腻,造型优美。椽栿、插角、梁架处雕刻的人物、花卉、禽兽等图案栩栩如生,让人大饱眼福。

西侧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,亲和善言。聊到老房子的雕刻时,老人家告诉我,以前院子的角落里还有一对石雕的狮子,孩子们经常骑到上面去玩。她还说家里的大儿子也是吃雕刻这门“手艺饭”的,以前在象山东谷湖畔的德和根艺美术馆工作。

听老人家这么一说,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人——知秋,忙问:“您儿子叫什么名字?”“朱宏苏,现在很多人也叫他知秋。”原来这里居然是有过几面之缘的文友知秋的老家。

在一次参观德和根艺美术馆活动中,作为美术馆骨干的知秋现场演示了精湛的竹根雕制作技艺,将我们一帮人都“震”住了。

我想,友二房里精美的木雕、砖雕,给了知秋最好的心性启蒙和熏陶,让他后来成功跨入竹根雕的艺术殿堂。而儒雅洋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,赋予了他诗意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,又让他成为了一名“我手写我心”的青年诗人。知秋跟我说过,他从小就喜欢传统民间艺术,跟他在儒雅洋古村出生和成长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包括他后来写的很多诗歌,都是以老家庭院为背景创作的。如《四月回家》:“回到山岙,那里/有我的父母,有你/还有嘎吱嘎吱的木楼梯/扶着马头墙与油菜地的对话……”于知秋而言,老屋有父母,是家的标志;老屋有记忆里的色彩,是温暖的幸福。

说到诗和乡愁,不得不提一下知秋的对门邻居、友二房的嫡系后人——何元均。1934年出生于友二房的何元均,20岁从浙江师范学院毕业后,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“教书育人”的洪流中,先后任教于宁波第二中学、浙江省工农速成中学、宁波师范学院象山大专班等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何元均任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员、教研室主任。晚年,何元均老先生醉心于诗歌创作,出任象山纛溪诗社社长。“无论身在何处,总会有一种乡思乡愁涌上心头”,2005年,何老将新出版的诗文集命名为《水竹居文存》,并在文中写道:“我生于山清水秀之竹乡,一湾溪水绕山来,夹岸幽篁迤邐开。童蒙初开,即受绿韵遍地,修竹参天之熏陶。”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。

离开时,回望寂静的巷弄、斑驳的老屋,在心底默默地感谢它镇守了一段历史。尤其是让我们这些昔日在乡村长大、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,有了回顾的方向。



## 北渡村游记

严明夫

鄞州石碇北渡村,紧邻34省道,与我工作15年的学校相距不过一公里。好几年前,我曾带领班级学生去那儿春游,让学生感受一下“生态绿化示范村”的魅力,引导学生从小要树立保护环境意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对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古村有了新的向往,决定再访北渡村。

初夏的早上,晨曦微露,暖风拂面,我骑一辆电瓶车优哉游哉,从东头村道而入,抬头就见高大的牌楼上写着几个镏金大字——北渡生态绿化示范村,金光闪闪,特别醒目。往里走,笔直宽敞的水泥路两边是粗大繁茂、浓荫蔽日的香樟树,有几堆新鲜黄泥倒在旁边,几个村民正在树根部清理垃圾,培新鲜泥土,种上各种小灌木。穿过树荫,看见一座现代建造的水泥大桥,横跨南塘河上,跳下车,站在桥上,倚栏远眺,河堤岸是用方正的石块砌成,整齐划一,河岸上种着高大的树木,南面靠村河岸上装了1米多高的水泥防护栏,整洁美观又安全。南塘河自西向东倚村而过,向西望不见头,向东望不见尾,像一条绿色的绸带,缓缓地向东飘去,河流、绿树、小桥、朝晖、倒影,把北渡村装饰得格外美丽诱人。我忍不住拿相机把这极具江南特色的美景一一摄入镜头。低头俯看,河水虽没有以前那么清澈见底,但河面上看不到一点垃圾漂浮物;虽然没见鱼儿游弋、螺蛳爬动,但能看见青苔和水草随着水流慢慢摆舞。过桥西折直行,迎面碰到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和来河埠头洗涮的村民,顿时宁静的村子热闹起来了。

穿过凉亭,靠边停放好电瓶车,迎面就是一座高大宽阔的单孔桥,在路面高高耸起,桥下是一条穿村而过的、连接着南塘河和奉化江的小河。跨上桥向南望去,朝阳穿过岸边婆娑树叶,斜斜的斑驳的光影洒落在河面,洒落在洗衣女身上。洗衣荡起无数涟漪,波光粼粼,好一幅江南水乡美景。踏着宽大平直的长石板铺就的桥面,触摸那被岁月磨平的台阶和石栏杆,仿佛时光倒流,穿越到了清朝末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早上,一个奉化人去宁波府缴库银,从奉化江南岸摆渡过江后,因春困倦意来袭,竟在北渡渡口找一个阴凉处打起了瞌睡。一觉醒来后发现太阳偏西,深为自责,又急匆匆赶路,快到宁波城时才发现

身上的钱袋不见了,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于是,原路返回,一路寻找。快到北渡渡口也没有找到,此人心灰意冷,想跳江一死了之。幸运的是,当他来到渡口,看到上午打瞌睡的大石旁有一老人正拎着钱袋,翘首等待。老人确认他就是失主之后,原物奉还,又坚决不要谢金。于是,为了表达谢意,奉化人便出资在北渡村修建了一座桥,取名“还金”,以赞颂老人拾金不昧的品德。

我的眼神又转移到了前方20多米的一座三孔两墩石板桥上了,它横跨南塘河,身姿雄健而秀美。站在河堤岸张望,桥石栏杆上“听泉桥”三个繁体大字一目了然,字迹古朴雅致,饱满刚劲有力。凑近细看“听泉桥”三字下面的署名“康有为”仍赫然在目。没想到我上次走马观花而过的小桥,原来是一座很不平凡的桥。我肃然起敬,久久凝望沉思……能请得动康有为的人肯定非等闲之辈,听说,他就是“钟表大王”孙梅堂。一向报效桑梓、造福乡亲的孙梅堂,说到自己的家乡——“商贾云集”,“南门第一市”,“渡口是重要的经商要道”,肯定是有眉飞色舞的。

踱步而上,细细打量,每孔桥上用三块修长厚实条石并排铺就,长约六米,宽约两米,三孔共计九块大石,两侧用半米多高长石板作为栏杆。在没有机械全靠人力的时代,铺就这么大的石块,无不显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,虽历经近百年风雨洪涝,却依然坚固不动,依然承担两岸居民的往来送往。

过桥,到了北岸,又是一条树荫浓密的水泥大道,直连34省道,忽然想到,绕了村子一圈,还没见到渡口,于是又折回南岸,问一坐在家门口的老人,老人用手一指前方说,渡口就在过桥右转,笔直向前,有一凉亭,就到了。谢过后,我又回到还金桥,再骑上车,走在既是河岸又是人家门堂、拥挤不堪的小道,两百来米果见一破败石柱凉亭,穿过凉亭,视野顿宽,就见奉化江,江水滔滔,江面阔宽,一片江滩,此时既无渡客,亦无渡船,但江边还有泊船用的水泥浇筑的坡道和平台,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,不禁无限惆怅。右前方是高大雄伟的绕城高速跨江大桥,横卧江上,桥上汽车飞驰穿梭,见证着岁月变迁,已是沧海变桑田。

本版摄影 边适 总第5653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NIPO



## 益往直前

8

冀惠彦不是扭捏的人,就说:“行!那得跟他们好好说说!”

开场白很沉重,没人主动讲话,我开始介绍局势,但是说了些什么,自己也没听见,只听见心在怦怦地跳。当初把人家说得热血沸腾,来巴格达受了两个多月的苦,现在又要人家回去,怎么交代?!

“外交部门和台里,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,因为我们面对的,是一场真实的战争,会发生什么,谁也无法预测,所以,我们也要理解这种苦心。让你们俩先撤离,也是出于这种理解。”我苦口婆心地劝着两个年轻人,也是在劝我自己。

陶冶跟康锐交换了一下眼神,很坦诚地说,心里不想走,但是也尊重我的决定。

我在心里叹了口气,但是表面上还得镇定冷静,说:“让你们先撤,一是考虑你们还年轻,还有一层意思是,你们撤也许还可以保住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儿

的存在。当然,你们撤出去还可以策应配合我们。”

“怎么配合?”康锐来了兴趣,他大概以为,撤离就是灰溜溜地离开,以后都没他们事了,一听到有事做,精神就来了。

我手里拿了一支笔,在空中点点画画,“如果一旦强制要求撤离,你们撤到约旦,我们留守伊拉克,对台里有个交代。同时,你们在那边也可以做些报道,还可以帮我们补点物资什么的。一旦局势不妙,危险到我们实在待不住了,你们还可以接应我们。”说着说着,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妙计。

这个折衷的方案,得到了台里的认可。2003年3月上旬,陶冶和康锐随着一批使馆人员撤出,使馆只剩下八九人的留守小组,由大使牵头。

新华社同行透露的口风是,如果使馆撤空,他们就全撤。这话让我很紧张,因为台里至今也没有明确批准我们“留下”。

时间一声不吭,埋头向前,当我看到陶冶他们在约旦和伊拉克边境上采访的片子播出时,心里略觉宽慰,这种步步为营、全力以赴的感觉,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很年轻、很有干劲,依然可以用一百分的精神和力气,去面对所有的挑战。

我们开始着手为战时做准备。第一步,就是让伊

拉克雇员阿布去买发电机。

一旦战争开始,作为萨达姆政府的标志性建筑、官方会议常用地,拉希德饭店势必会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,许多记者已经转移到另一家民间色彩较浓的巴勒斯坦饭店。而我们报道组剩下的三个人,还在拉希德饭店观望。

杨小勇告诉我,如果战争打起来,我们就要在居民家里做卫星连线。我们有一个设备,行内叫做“比干”,可以通过海事卫星接上网络,实现一定程度的直播,传送拍摄素材,但速度非常慢,一分钟的画面有可能要传四个多小时。如果要用“比干”带动现有设备,需要很多的电,我嘱咐阿布说:“买两到三台汽油发电机,买最好的,再备上十几桶汽油,放在你们家。”

我们以为,阿布家所在的村庄比较偏僻,应该相对比较安全,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,阿布后来告诉我们,美军打入伊拉克的第二天,那里就发生了激战,当地村民户户有枪,他们揭竿而起反抗,有两三百人失去了生命。

要坚守,有了电,还得有食物和水。我跟阿布说:“去买一些阿拉伯大饼,让我们仨加上你,能够维持生命就行。”阿布算了一下,一个人起码得30公斤,四个人得要120公斤。他买回来我一看,好家伙,一堆有一人多高,一共四堆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